

世界汉学论丛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加拿大]蒲立本 著
潘悟云 徐文堪 译

E · G ·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根据 *Asia Major* 9 (1962) 翻译

中华书局

译者说明

本书原题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刊载于 *Asia Major* 9(1962): 58—144; 206—265。汉译本完成后, 承作者蒲立本教授(Prof. E. G. Pulleyblank)对译文予以审订, 并且作了若干增补, 附于书后。译者表示深切感谢。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 译者根据中华书局的建议对文中音标作了少许改动, 如 *j* 改作 *ɟ*, *ś* 改作 *ɕ*, *ń* 改作 *n̄*, *t* 改作 *t̚*, *y* 改作 *j*, *δ* 改作 *ð*。而且改动范围只限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藏文转写、日语转写和汉越语转写。

译者之一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梅祖麟教授就把蒲立本教授的这篇重要文章寄给译者, 使译者的汉语上古音研究得益非浅。这篇文章不仅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在历史领域, 特别是中外交通史领域也影响极深。所以我们很早就希望把它翻译出来, 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它。幸亏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鼎力支持, 将本书列入“世界汉学论丛”之一, 使其得以及早与读者见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先生校阅, 又承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惠借参考书, 对我们帮助很大。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龚群虎、马敏华同学参加了“匈奴语”一节的翻译, 郑飞洲同学帮助打字、校对, 张庆翔同学帮助排版。译者应该对以上诸位先生和同学表示衷心致谢。

译者

1999年2月1日于上海

序 言

在研究古代汉语语法词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这方面的研究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汉语的音韵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研究了中国和中亚邻国的早期关系历史。要想解释外语的汉语译音,也必须有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音值构拟。这两点原因促使我重新审查了高本汉以及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特别是,我打算通过早期外语的汉译材料来验证内部拟测。于是,我对上古汉语的构拟作出了某些改进,使拟音既能做到内部一致,也更加符合外部材料的证据。

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了,因为我发现我对高本汉的许多修正,其他学者也已经做过,而且这种修正使整个描述变得更加简单,更加一致,而不是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本文对《切韵》拟音作出修正,使之更加符合音位原则。这个系统代表《切韵》时代的语言,高本汉称作 Ancient Chinese,我在下文则称它作 Middle Chinese。有些修正取自罗常培、董同龢、李荣和藤堂明保,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来说它是全新的。本文是有关上古汉语辅音方面的结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涉及到元音系统,我把元音音位结构的一些看法列作一个表格,但是不打算详细讨论从上古汉语向《切韵》韵母的发展过程。

高本汉认为公元 601 年编纂的《切韵》代表隋代首都长安的口语,但是没有历史和语言方面的根据。《切韵》的编者中没有一个是来自长安地区的,所以他们不大可能采用一个新的首都方言,而不去采用东部和南部文化中心的方言。从序言可以看出,他们打算提出一个理想的标准语,避免方言的错误,但是他

们的主要依据显然也是长江下游士族说的话(罗常培 1931)。7世纪标准语不是长安话,这一点从以下的材料也可看得出来。从7世纪末以后,梵汉对音有显著的变化,那是长安话成为标准语以后才出现的。与日本汉音相比,更早的日本吴音更接近于《切韵》。中亚发掘出来的9、10世纪藏文、婆罗谜文、回鹘文抄本的汉语转写材料也可以看出以上的特点。如果说这些现象是在短短的100年内语音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也实在是太大太突然了。此外,慧琳《音义》是根据长安标准音编的,书中把《切韵》音系中与当时北方话不一样的某些特点,斥之为“南音”或“吴音”。

《切韵》纯系人工所为,没有实际语言依据的观点,是不可信的。该书所收的大量异读显然不都来自方言,差不多所有字的音韵类别都是能作出历史解释的。公元600年也许没有一个方言能够保留《切韵》中的所有音韵类别,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些类别在当时雅言的一些变体中是能够找得到的。

上古汉语的性质就更难确定了。高本汉认为他的上古汉语代表《诗经》的语言,反映公元前7世纪的长安方言,与他的中古音直接相承。实际上,上古系统的建立更多地依赖于汉字结构,而不是韵脚,从这两种材料得出的韵类虽然大体上互相对应,但也不是完全一致。谐声系列出现于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呢?文字系统标准化的最重要的分界线当然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代的文字改革。但是文字的创造过程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一千多年,甚至还要更长。

上古汉语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只能说得含糊一点。我们只能建立一个内部尽可能一致的系统,通过合理的历史过程去解释前后的材料,然后用我们能够发现的外部证据去验证它。这就是汉代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从汉代开始我们才得到一些

对音的材料。要了解这以前的情况,我们的活动范围很有限,我们还只能依靠与远离汉语的各亲属语的比较来作这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感谢 Harold Bailey 教授在许多方面给我有用的帮助。

符号和缩写

- K. 高本汉的中古音 (KARLGREN 1957)
- K. * 高本汉的上古音 (KARLGREN 1957)
- M. 中古音 (本文构拟)
- * 早于中古汉语的构拟
- \ 表示去声 (标在右上角)
- / 表示上声 (标在右上角)
- AM *Asia Major*
- BEFEO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BMFE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BSL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Linguistique de Paris*
- BSO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CHHP *Ching-hua hsüeh-pao* 清华学报
- CYYY *Kuo-li Chung-yang yen-chiu yüan, li-shih yü-yen yen-chiu-so chi-k'an* 史语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JA *Journal asiatique*
-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MSOS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 MTB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
T. *Taishō Tripitaka* 大正藏
TP *T'oung Pao*
TP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YCHP *Yen-ching hsüeh-pao* 燕京学报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 《切韵》系统

我用下面的中古汉语(Middle Chinese)音系来取代高本汉的中古音系统,它是我构拟上古音的出发点。下文凡是以中古音拼写的字都冠以“M”。至于前贤对高本汉系统的修正,我就不再详加论述了。

A. 声母¹

| | | | | | | | | |
|-----|----------------|-----------------|------------------|----------------|---|------------------|-------------------|--|
| 喉音 | | h ² | ɦ ^{2,3} | | | | | |
| 舌根音 | k | kh | g ⁴ | ŋ | | | | |
| 腭音 | c ⁵ | ch ⁵ | dʒ ⁴ | ɲ ⁶ | ç | (ç) ⁷ | j ⁸ | |
| 齿音 | t | th | d ⁴ | n | l | | | |
| | ts | tsh | dz ⁴ | | | s | z | |
| 卷舌音 | ʈ ⁹ | ʈh ⁹ | ɖ ^{4,9} | ɳ ⁹ | | | | |
| | tʂ | tʂh | dʒ ⁴ | | | ʂ | (ʂ) ¹⁰ | |
| 唇音 | p | ph | b ⁴ | m | | | | |

(1)高本汉舌根音和唇音的喻化和非喻化区别是非音位性的,所以予以取消。高本汉的后期著作中也这样作了,可参见赵元任1941;李荣1952, pp. 100—105。

(2)喉音拟作h和ɦ,跟现代的吴语同,以取代原来的x和ɣ。可参见Martin1953, p. 16; Kennedy1952; Tōdō 藤堂1957, p. 161; Mizutani 水谷真成1958。

(3)我的ɦ_i-等于高本汉的j_i-,在音位上等于高本汉的ɣ-和j-。

可参见葛毅卿 1932; 赵元任 1941; 罗常培 1951; 李荣 1952, p. 105。比《切韵》稍后的阶段, $\text{fi} > \text{i}$ 跟声母 j 合成一个音位。也就是说, 这两个中古半元音后来都变成了零声母。这个假设可以解释声母 fi 在《韵镜》和后来韵图中的地位, 在这些韵图中它不是与匣母 fi 排在一列, 而是与以母 j 排在一列, 一个放在三等的位置, 一个放在四等的位置。声母 j 也不再看作是辅音音位, 而完全等同于介音 -j (关于介音 -i 和 -j 的区别见下文) (也可参看 Tōdō 藤堂 1957, p. 163)。

(4) 从 8 世纪梵文译音的材料看来, 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有送气的证据 (Maspero 马伯乐 1920)。在此以前, 汉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用来对译梵文浊的不送气辅音, 如果要特地翻译梵文中送气的浊音, 一般采用另外造字的方法。但是汉语中浊塞音的送气和不送气没有音位的对立, 所以高本汉的浊送气标注是多余的。最好把汉语浊的塞音与塞擦音看作是清的塞音和塞擦音跟浊的喉音 fi 组成的复辅音: $\text{g} = \text{kfi}$ 、 $\text{dz} = \text{tsfi}$ 等等。这种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现代吴语的浊辅音 (Martin 1953; Bodman 包拟古 1954, p. 23)。汉语浊音的送气成分如果存在, 比印度语可能会弱得多。在梵汉翻译中, 浊音成分比送气成分重要得多,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浊音来翻译浊音。

不管我们把中古汉语的浊音看作是送气的还是不送气的, 我们决不能像高本汉所做的, 认为更早阶段的汉语也像梵文一样有送气浊音和不送气浊音的对立。塞音的三分格局, 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 (送气或不送气), 广泛地分布于东亚语区, 但是四分的格局却没有见到。

(5) 我用 c 、 ch 取代高本汉的 tç 、 tçh (译者按: 译文恢复)。

(6) n , 就是高本汉的 nz 。它在唐前和初唐的译音中只是一个简单的腭鼻音。在唐代的长安方言中, 鼻声母都出现了一个同部

位的关闭动作,使鼻音部分地非鼻音化: $\eta > {}^n\eta$ 、 $n > {}^n d$ 、 $\eta > {}^n \delta$ 、 $m > {}^m b$ 、 $\eta > {}^n dz$ 。7世纪末以后,鼻音用来对译梵文的浊不送气塞音。同样的现象还见于日本汉音以及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抄本中的汉语转写。据 Mizutani 水谷真成 1957,这种新的对译方法已见于7世纪的初期,但是用鼻音对译梵文鼻音的老方法一直到8世纪的初期还是主要的方法。这种变化在带鼻韵尾的字中出现得最晚,像“穰” $M\eta_{\text{ja}}\eta$,仍然用来对译梵文的 $\bar{n}a$,而“若” $M\eta_{\text{ja}}$ 则用来对译 ja 。像 m -非鼻化作 mb -的现象,还见于陕西南部的一些方言和闽语(Forrest 1948, p. 160)。 η -的非鼻化现象分布得更广一些,所有的北方方言和一些中部方言中,鼻音成分已经完全失去,例如北京话变作一个浊的卷舌擦音,威妥玛拼音写作 j ,新的拼音方案写作 r 。

(7) $Mdz = Kz$ (禪母), $Mz = Kdzh$ (船母)。《切韵》中这两个声母的切语有区别,它们在韵图中的位置说明它们分别是浊塞擦音(=高本汉的 dzh)和浊擦音(=高本汉的 z)。但是周祖谟发现,在较早的《玉篇》和《经典释文》的反切中,船、禪是没有区别的。在其他可以区分船、禪的字典中,它们的分布都比较混乱,跟《切韵》也不太一致(周祖谟 1957(1941), p. 146)。这两声母在现代方言中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南方方言中,它们大部分变作擦音。在官话中,仄声字和某些韵尾的平声字变作擦音;在其他的情况下船、禪都变作塞擦音。于是,人们就怀疑《切韵》中船、禪的区分是不是音位性质的。

在对音材料中,我们发现把禪母拟作塞擦音 dz -比起高本汉的 z -来要更好一点。一直到整个7世纪,它总是对译梵文的 j - (例子可见李荣 1952, p. 165 反面的表; Mizutani 水谷真成 1957, pp. 348ff.)。一些台语的早期汉语借词,如布依语中禪母字好像都是浊的塞擦音。在另一些台语中,它是擦音,但好像是清的,所

以我们还得去对付台语中的一些特殊音变。

船母字比起禪母来要少得多。它有时候也对译梵文的 j -, 如“阿順那” $Kʔa-dz̥juěn-na = Arjuna$, “阿波羅實多” $Kʔa-pua-la-dz̥h̥jět-ta = Aparājita$ 。但是更多的场合它像是 j - (= 高本汉的 j), 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用来对译腭擦音, 代表从梵文 y 或 $ś$ 来的俗语的 $z̥$: “那述” $Kna-dz̥h̥juēt = nayuta$ (或作“那由他” $Kna-j̥u-tha$ 、“那庾多” $Kna-j̥u-ta$), “阿述達” $Kʔa-dz̥h̥juēt-dat =$ 梵文 $āśucittā$; 还可比较“兜術陀” $Kt̥u-dz̥h̥juēt-dha = Tuṣita$ (* $tuzit$ (?), 汉语用腭音 $z̥$ 对译, 说明当时的音系中或者没有卷舌音 $z̥$, 或者就没有单纯的齿音 z)。

我们甚至发现一些例子, 汉语浊的以母 j ($K.j$) 和高本汉的船母 $dz̥h$ 用来代表梵文声母 $ś$, 可认为它的读音是 * $z̥$: “悦頭檀” $K.jwet-dh̥u-dhan = śuddhodana$ (参看 Pelliot 伯希和 1959, p. 57), “術婆迦” $Kdz̥h̥juēt-bhua-k̥ja = śubhakara$ 、實叉難陀 $Kdz̥h̥jět-t̥shan-dha = śikṣānanda$, 實利 $Kdz̥h̥jět-lji = śarīra$ (更常见的是译作舍利 $K̥ja-lji$)。可能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śramaṇa$ 在《魏略》中译作“晨門” $Kdz̥h̥j̥ěn-$ (或 $z̥j̥ěn-$) $muən$ (参见 Chavannes 沙畹 1905, p. 550)。

船母与以母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许多异读例子得到证明。例如: 贖 $K.j̥əng, dz̥h̥j̥əng$; 射 $K.j̥a, dz̥h̥j̥a$; 蛇鉞 $Ki̥ɛ (= Mj̥e), dz̥h̥j̥a$; 嚙驕 $K.j̥uēt, dz̥h̥j̥uēt$; 剡 $K.j̥em, dz̥h̥j̥em$ 。也有些禪、船异读的例子, 但数目要少得多。

我猜想,《切韵》中的船母在早期的汉语中并没有另外的来源。当禪母 $Mdz̥$ 在某些方言中开始失去塞擦音性质的时候, 原来的 $z̥$ - 则失去它的擦音性质变作以母 $Mj̥$, 船母 $dz̥h$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在某些个别方言中, $Mdz̥$ 变作擦音和 $Mj̥$ 失去擦音成分无疑是同步进行的, 两个声母还保持音位的区别。但是方言的借用则

会引起以母 M_j 的旧式擦音读法混同于禪母 M_dz 的新的擦音变体,因而会被看作原来就是 M_dz 了。

但是也不排除有第三种可能,即在 M_dz 和 M_j 之外还存在第三个音位,我把它拟为 z 。这样可以保存《切韵》的所有音韵类别在音读上得以区分的原则。只不过这样的拟音会跟韵图上这两个声母的位置发生矛盾。但是韵图的这种安排比《切韵》要晚得多,当时它们正处于变化的阶段,韵图的作者没有办法复原它们的原有区别。

(8) Bodman 包拟古 1954 把东汉时期的船母拟作 z , Bailey (1946) 指出,船母用来对译中亚俗语 s 或 y 的时候代表 z 。船母在汉越语中作 $z-$,这说明它在某些方言中到 10 世纪还保持着擦音特点。Nagel (1942) 根据汉越语的材料把这个音转写作 ζ ,即一种齿擦音。但是在《切韵》系统中,它必须处理为一个舌面无擦通音,关于这个声母在韵图中的位置请参看上文(3)。

(9) 罗常培(1931)指出,高本汉所拟的腭塞音和腭鼻音 η 总是对译印度的脑音。高本汉(1954, p. 226)没有正确反映罗氏的观点,说罗氏建议把二等拟作卷舌塞音,把三等拟作腭塞音。恰巧相反,罗氏说得很清楚,这些声母在二等韵和三等韵中都对译印度的脑音,所以他把它们都拟作卷舌音。他只是说,在有些方言里头,三等的腭介音使这些声母发生了腭化(北京不是这种变化,据罗氏的看法,北京的卷舌塞擦音直接来自卷舌塞音: $t_j > t_- > t\zeta-$)。

为什么罗氏的发现迟迟得不到承认,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韵图中这些声母安排在正齿音的腭音位置,在语音上与齿后音不相容。关于这一点可见下文讨论。

(10) 在《切韵》中有少数几个字好像是卷舌的浊擦音(俟母)与浊塞擦音(崇母)的对立(李荣 1952, p. 87)。仅有的一个常用字是“俟” $M. zj\bar{a}$ (这个字高本汉依《广韵》作崇母 dzi ,《广韵》没有崇俟

的对立)。除了广州话以外,这个字在所有的现代方言中都是擦音,广州则读作 *tsi*,但是这个韵的崇母字如士 *Mdzjəʔ*、事 *Mdzjəʔ*,读音却没有区别,它们在所有的方言中,包括广州话,都失去了塞擦的性质(Karlgren 高本汉 1916, pp. 406—408)。要不是 *z* 的拟音更适于“俟”的译音音值,俟母作为独立的音位构拟是不充分的。唐代的突厥称号“俟斤”好像就是鄂尔浑碑文中的 *irk(ä)n* (同样的称号发现于更早的蠕蠕)。伯希和有一篇短文对这个转写作过讨论(Pelliot 伯希和 1929)。他注意到“俟”有异读 *gjəʔ(Kghi)*,认为突厥语或其他外语中的零声母用匣母字对译。匣母高本汉拟作 *ɣ*,我改作 *ɦ*,介音 *r* 在对译时没有被考虑进去。

这种解释显然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浊的喉擦音可以用来对译开口元音,但是舌根音就不可能了。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这个字读作 *M.zjəʔ*，“俟斤”就是 *zjəʔ-kjən*,可以代表 **izkin* (**irkin*)。相仿的例子有室點蜜 *Mɕjit-temʔ-mjit* 或者瑟帝米 *Mɕjit-teiʔ-meiʔ* 代表 *Istämi* (Stembis), 遺可汗 *Mjwiʔ-khaʔ-ɦan* 代表 *ävqaɣan* (参看刘茂才 1958p. 499)。中古汉语的 *-t* 一般对译中间的或韵尾的 *-r*,另一对译“乙斤”*Mʔjit-kjen* 正是这种译法。但是唐代的 *-t* 可能不是一个真的 *-r*,而是一个齿间擦音 *-ð*。卷舌的擦音 *z* 如果存在的话,可以更好地对译外国的 *r*,但那是一个不常见的音(关于 *irk(ä)n* 还可参考 Hamilton 1955, p. 98)。

“俟”还出现于另一个称号“俟利(或列)發”中, *M.zjəʔ-ljiʔ* (或 *ljet*)-*piat*, 一般认为它对应于突厥语的 *eltäbir*,但是这个对译在语音上不严格,我对它有所怀疑。

由于“俟”字声母的上述特殊读音是一个可信的证据,所以我依照它在《切韵》中的声母地位,把它定作 *z* (也可参看下文)。

B. 介音

舌面音¹: $i(=j)/j^2$

唇音: w^3

(1)高本汉把“元音性 i”看作是韵图四等韵的特征,本文予以删去。高本汉的所有纯四等韵:-iei,-ien,-iem,-ieŋ,-ieu,-iet,-iep,-iek,其主元音都是从来不在一等韵出现的 e。它们在《切韵》中的音值必须修改为 ei,en,em 等等,在唐前和初唐的对译材料中就是如此。慧琳反切中纯四等韵发生了喻化,跟 jei,jen(高本汉- j ei,- j en)等韵合流,于是韵图把它们放在四等的位置,这只是《切韵》以后的变化。藤堂把它们叫作“假四等”(陆志韦 1939;李荣 1952,p. 107;Tōdō 藤堂 1957,p. 200;Wenck 1957 III p. 66)。

(2)有些韵在舌根音和唇音之后分为两类反切,韵图上分别排在三等和四等。为了解释这些被高本汉忽视了的音韵区别,有坂秀世(Arisaka 1944(1937-1939))和河野六郎(Kono 1939,还有陆志韦 1947)提出两种- j -介音的理论,一种较后的- j -和一种较闭较前的- j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它们在日本吴音、高丽音、汉越语和汉语方言中的语音表现都不相同。Nagel 1942,董同龢 1948和 1948(2)认为它们带有不同的韵母。但是这种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将破坏一部韵书的基本原则。已经有人批评《切韵》的作者析韵过细,如果一个韵目之下还分不同的韵母,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提出两种介音对立的理论的人,把音韵系统中的这种对立联系到上古时期。关于这种区别的来源,下面提出另一种相反的解释。

重组三等和四等只有喉音、舌根音、唇音,而且只出现于前高元音(e和i)。在其他情况下,两类介音中和,我简单地记作- j -。在出现两类介音对立的地方,我把较闭的介音记作- j -,另一个则记作- j -。

(3)合口介音没有必要分作 u 和 w 两类,可参看赵元任 1940。

唇音不分开合,我依李荣的做法,把高本汉 puaŋ、mwæŋ 等韵中的介音去掉,写作 paŋ、maŋ (见赵元任 1940; 李荣 1952pp. 123ff.)。除了前高元音前的情况以外,唇音声母往往把它的圆唇性质传给了后面的元音,使它成为合口。不过这种合口只是隐含于声母之中,不必要另外标出。切韵单独合口韵的唇声母之后,李荣都标出合口介音,如微-uəi(-wəi)、魂-uən(-wən)、文-ɿuən(-ɿwən)等等。我认为这些韵可以作不同的音位解释——或者是主元音 u 加上 ə,或者是主元音 ə 前带半元音 w。于是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拼写——kuən/kwən, miuən/miən 等等(进一步的讨论见下文)。有几个唇音字既出现在哈-əi,也出现在灰-uəi(wəi),李荣把它们解释为灰韵的不同变体。这些字在字典中读音的不确定,说明它们并不是真的有什么语音上的区别,只是在解释作 p(w)əi 还是 puəi 的时候有点举棋不定。

C. 韵类

依据韵图上的分类排列:

| 摄 | 一等 | 二等 | 三等 | 三等(重组三/四等) | 纯四等 |
|---|-------------------|--------------------|-------------------|-------------------------|-------------------|
| 通 | 東 uŋ | | 東ɿuŋ | | |
| | 冬 oŋ ¹ | | 鍾ɿoŋ ¹ | | |
| 江 | | 江 auŋ ² | | | |
| 宕 | 唐 aŋ | | 陽ɿaŋ ³ | | |
| | | 庚 aŋ ⁴ | 庚ɿaŋ ⁴ | 清(ɿeŋ)/jeŋ ⁵ | 青 eŋ ⁶ |
| 梗 | | 耕 aəŋ ⁷ | | | |
| 曾 | 登 əŋ | | 蒸ɿəŋ ⁸ | | |

| | | | | | |
|---|------------------------|---------------------|--|--|--------------------|
| 深 | | | | 侵 _ɿ im/jim ⁹ | |
| | 覃 əm ¹⁰ | 咸 aəm ¹¹ | 凡 _ɿ iam ¹² (ɿəm) | | |
| 咸 | 談 am | 銜 am | 嚴 _ɿ iam ¹² | 鹽 _ɿ em/jem ¹³ | 忝 em ¹⁴ |
| | 痕 ən | 臻 in ¹⁵ | 殷 _ɿ ən | 真 _ɿ in/jin ¹⁶ | |
| 臻 | 魂 uən (wən) | | 文 _ɿ uən ¹⁷ (ɿwən) | [諄 _ɿ win ¹⁸] | |
| 山 | 寒 an | 刪 an | 元 _ɿ an ¹⁹ | 仙 _ɿ ien/jen ²⁰ | 先 en ²¹ |
| | [桓 wən ²²] | | | | |
| | | 山 aən ¹¹ | | | |
| 止 | | | | 支 _ɿ e/je ²³ | |
| | | | | 脂 _ɿ i/ji ²⁴ | |
| | | | 微 _ɿ əi ²⁵ | 之 _ɿ ə ²⁶ | |
| 蟹 | 哈 əi | 佳 ae ²⁷ | | | |
| | 灰 uəi (wəi) | 皆 aəi ²⁷ | | | |
| | 泰 ai [\] | 夬 ai ^{\27} | 廢 _ɿ ai ^{\28} | 祭 _ɿ ei [\] /jei ^{\29} | 齊 ei ³⁰ |
| 果 | 歌 a | | [戈 _ɿ a ²⁰] | | |
| | [戈 wa ²⁰] | | | | |
| 假 | | 麻 a | 麻 _ɿ a | | |
| 遇 | | | 魚 _ɿ o ³¹ | | |
| | 模 ou ³¹ | | 虞 _ɿ ou ³¹ | | |
| 流 | 侯 u ³² | | 尤 _ɿ u ³² | 幽(jiu)/jiu ³² | |
| 效 | 豪 au | 肴 au | | 宵 _ɿ eu/jeu ³³ | 蕭 eu |

依照主元音排列：

| 主元音 | +0 | +i | +n | +ŋ | +m | +u |
|-----|--------|--------------------|-------------------|-------|----------------|-------|
| u | 侯 u | 灰 uəi (wəi) | 魂 uən (wən) | 東 uŋ | | (侯 u) |
| | 尤 iu | (微 iəwəi) | 文 iuən (iəwən) | 東 iuŋ | (尤 iu) | |
| o | | | | 冬 oŋ | | 模 ou |
| | 魚 io | | | 鍾 ioŋ | | 虞 iou |
| ə | | 哈 əi | 痕 ən | 登 əŋ | 覃 əm | |
| | 之 iə | 微 iəi | 殷 iən | 蒸 iəŋ | | |
| a | 歌 a | 泰 ai ^ˋ | 寒 an | 唐 aŋ | 談 am | 豪 au |
| | [戈 ia] | 廢 iai ^ˋ | 元 ian | 陽 iaŋ | 嚴 iam | |
| a | 麻 a | 夬 ai ^ˋ | 刪 an | 庚 aŋ | 銜 am | 肴 au |
| | 麻 ia | | | 庚 iaŋ | 凡 iam (iām) | |
| aə | | 皆 aəi | 山 aən | 耕 aəŋ | 咸 aəm | |
| au | 佳 ae | | | | | |
| au | (肴 au) | | | | | |
| | | | | | | 江 auŋ |
| e | | 齊 ei | 先 en | 青 eŋ | 忝 em | 蕭 eu |